

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

作 有
權 著

中原的變族

發

行 所

上海
望平街
開明書店

開明書店發行

鄭飛卿記

T. K. 口述

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



中原的蠻族

原书空白页

中原的蠻族

述 口 K. T.

記 筆 卿 飛 鄭

1 9 2 9

店 書 明 開

原书空白页

序

人往往囿於近習，以爲遠於自己的地方正同自己所處的髻髻，據自己所處的來推測遠方的種種，似乎沒有一件不是瞭然。其實那里有這樣簡單容易的事，同在一個城池，南門的風俗會與北門的不同，東門的人性情來得剛勁，西門的人却也許柔和：這是大家習見的事實。至於山川阻隔，生事各異，距離比南門之與北門較遠的地方，其間相差又豈止這一些。相差很遠而認爲大約髻髻，除了推測全誤，實際一無所知外，還能得到什麼。

在這一本書裏，講的是豫東紅槍會及土匪的一切情形，換一句說，就是他們的生活。紅槍會，這在報紙上時常看見。但是紅槍會究竟是怎樣的一夥羣衆，他們的心理與舉措又是怎樣，我們就很覺得模糊。土匪，以劫掠爲生的，這那一個不曉得。但是劫掠爲生的詳細節目是怎樣，他們的意念、態度、起居行動又是怎樣，我們就只好去想曾經讀過的水滸傳；可是水滸傳太「浪漫的」了，很難叫我們相信現代的土匪就是這樣，因此對於現代的土匪還是一個不明白。又在會衆與土匪的勢力之下，當然還有非會衆非土匪，他們是飽還是餓，是笑還是啼，雖也可以想像一點，然而單憑想像，萬不能真切，總有許多的疑問。你若以上這些問題存在心頭，最好是看這一本書，這一本書可以告訴你所想要知道的。

這一本書文字是質樸的。但記敘很明白，因牠的質樸却保存着充分的真實。你若是住慣了都會，思想路徑，生活習慣都是都會式的人，牠會給你看全非都會式的另一個世界。其中一切有的使你不能相信，但鄭君確實直錄T. K. 君的話，而T. K. 君又確實新近到那邊去游歷了來的。在現在兵戈的時代，這所謂「中原」的地方實是重要的關鍵；這一本書告訴你那邊是這個樣子。

你若是看了之後，大發感慨，說民智怎麼怎麼不開略，民性怎麼怎麼殘酷略，好勇鬪狠略，淪於禽獸略，你當然有感慨的自由，誰也不配禁止你。然而豫東還是豫東，他們還是他們，你就感慨一輩子也不相干。或者你閒適地翻着看，看到完畢，悠然沈思道，『那邊原來這個樣子，總算增多了好些異聞。』

這也是讀書以後常有的心思。然而豫東還是豫東，他們還是他們，你就再增多些異聞也不相干。

不要感慨吧，因為這是事實。不要徒然歡喜增多異聞吧，因為這是不單是異聞的事實。從事實深深地挖掘下去，你將掘着牠的根柢，你將別有所見。你和他和我許多人都掘着牠的根柢，都別有所見，那時候這另一個世界必將與我們的世界同時變化，融和爲一，成一個美華的世界。

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，葉紹鈞作。

目 次

序(葉紹鈞).....	(五)
前記.....	(一一)
一 開端.....	(一五)
二 礪山.....	(一七)
三 歸柳間所見.....	(一九)
四 宿柳河集.....	(二五)

五	土匪的生活難	(二八)
六	土匪的組織	(三五)
七	紅槍會的神祕	(四八)
八	赴考城	(六八)
九	奇慘的好戲	(七六)
十	肉票的待遇	(八四)
十一	軍事會議	(八九)
十二	紅會的受訓禮	(九三)
十三	歸途	(九六)
跋(章錫琛)		(一一三)

前記

這是我的朋友T. K.君，親身到豫東一帶的游記。他因為有點毛病，不能寫字；因此口裏述說着，我用筆替他記了下來。他曾告訴我，他作這篇游記的目的，想教一般人都知道豫東一帶確實的情形：『人民怎樣，土匪怎樣，紅槍會怎樣，聯莊會又怎樣……』更希望一般做軍事，政治工作的人員，知道了這種情形以後，如何設法注意豫東的民生，消弭豫東的強盜，開化豫東人民，認識獎勵並組織人民的自衛團體。雖說是千慮一得之見，然而對於軍事

當局，多少也可供參攷，可資借鏡。至於T. K.君在險惡的環境中，種種應付的情況和方法，雖說是小道，也與一般游歷家以常識不少。祇可惜他的日記簿二本和他用六吋快鏡拍的像片三捲，（共十八張，內拍紅會練功，土匪焚掠……諸景。）在他隨軍南退的時候，都被匪徒在官橋搶去；他又因此心緒惡劣，記憶力也隨之薄弱；使他不能把許多的莊村名稱，土匪綽號，紅會練功作戰的情形，肉票人間地獄的苦況，……源源本本的寫了出來；充分的給與讀者以切實觀察的材料。這實在不能不負個「語焉不詳」的罪名；敬請閱者原諒，並與以補充和指導！T. K.君現正設法尋找他的日記簿和像片，已經有點眉目，或者還有再見的希望；但這祇能俟諸異日了！

還有一層：T. K.君，是有什麼說什麼；看見什麼說什麼。我是聽他說什麼

就記什麼；說是誰就寫誰；絲毫不肯有所掩飾。因為T. K.君和我，都是不肯更不屑做欺騙事的人。所以這篇游記當中，就不免有些直言不諱的地方。我們的意思是絕對的想求一個真實，以免黑白不分，張冠李戴；決沒有其他的作。我們很希望有關係的同胞、同志，看過後，以為不實的地方，或者有假藉名義的事情，最好請直捷的提出質問，不要存什麼芥蒂於心；不然，還要請原諒我們求真實的苦衷！十六年九月，徐州鄭飛卿寫於滬南。

原
书
空
白
页

一 開端

我生平最喜歡探險，更喜歡游覽窮鄉僻壤，與野老們談談當地的風俗人情，結識結識田野間的英雄好漢。因為沒有機會，祇得蟄居家園。

今年春，得朋友的介紹，結識了魯北豫東許多草野間的英雄好漢；他們都約我到他們的家鄉地方游覽。我以為時機已到，宿願可償。適巧，徐州教育受戰事影響，又停頓了；我更加閒散。

我本是一個以粉條黑板作生涯的人，不耐清閒，有意遠游。家居無聊，我